

韩寒、郭敬明、张悦然的“前辈”殷谦
倾情打造草根爱情锥心刺骨的飙泪大作

贾平凹作序力荐 角逐茅盾文学奖

爱是寂寞撒的谎
love is a lie by lonely

殷谦◎著

联袂推荐

陈忠实 韩寒 周迅 李冰冰
贾平凹 苗圃 章子怡 范冰冰 赵薇
刘亦菲 陈好 蔡依林
王小丫 董卿 莫文蔚

爱是寂寞撒的谎
love is a lie by lonely

股 谦◎著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选题策划：王冷阳
责任编辑：周海莉
装帧设计：平平·大观设计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爱是寂寞撒的谎 / 殷谦著. —长春：吉林出版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2010.6
ISBN 978 - 7 - 5463 - 0945 - 3

I. ①爱… II. ①殷…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233309 号

书 名：爱是寂寞撒的谎
著 者：殷 谦
出 版：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地 址：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130021）
印 刷：北京市业和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700 mm × 1000 mm 1/16
印 张：17
版 次：2010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2010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发 行：北京吉版图书有限责任公司
地 址：北京市宣武区椿树园 15 - 18 栋底商 A222 号（100052）
电 话：010 - 63106240（发行部）
书 号：ISBN 978 - 7 - 5463 - 0945 - 3
定 价：29.80 元

（如有缺页或倒装，发行部负责退换）

这一部经典的现实主义小说

记得殷谦最初给我看这部小说时，小说名曰《夹缝》。当时，他是冒雨前来，短发上滴着雨珠儿，脸色憔悴中隐约可见一丝苍白的忧郁。我对这些印象很深刻。再读《夹缝》时，小说改名为《爱是寂寞撒的谎》，更显亲切和直白。他并没有告诉我更名的原因，就当是出版的一种需要吧。

我读过殷谦的一些小说，比如早期的《因为隆冬》、《左手婚姻》以及近期的《无处释放的青春》等，都是非常好的小说。因为殷谦写小说很简单，不流于形式，不讲究策略，不追求技巧，给人一种轻松的阅读享受。作为读者，很容易随着小说的情节走入他描写的世界中去，随之与他笔下的人物一起思考、一起对话，甚至一起快乐、一起痛苦。殷谦小说的成功之处还在于，他对文字的把握很灵活。在他的笔下你看不到死气沉沉的文字，反而是鲜明跳跃的文字，这就说明殷谦对文字的理解是多方位的，是综合性的，这是其他作家难以做到的一点。

小说需要策略、需要技巧，尤其是当代作家在创作小说时专于技巧上的策划与构思，比如把握社会热点、如何安排故事路线、如何处理人物关系、如何设计冲突和矛盾点、如何规划人物命运等。这样的小说很容易出现在销售排行榜中，很容易成为畅销书，但这样的小说永远都是作品中的次品，不能称之为真正的文学。殷谦曾说：“文学既然是人学，就注定是为人而文，而不是为文而文，甚至为钱而文。文学有它的艺术使命，有它必需的社会功用，那就是改善精神质量，建设精神世界，所以它才有文学价值。这种价值并不指市场价值。显然这两个价值的冲突导致了文学在我们这个时代尴尬的社会地位和恶劣的生存环境。”是的，综观现今的文学



作品，尤其是小说，能称得上文学的又有几部？遑论什么文学价值。像殷谦这样创作小说的更是寥寥无几。现今的小说无论在形式上或者在文体上、叙写上，都有了新的面孔，它不再含有小说本有的丰富的、必要的要素。可怕的是，它不仅丧失了殷谦所说的必需的“功用”，还成了一种有害于精神世界的“毒品”——很多都是脱离了现实生活，脱离了人民群众，脱离了真、善、美，成为一种被冠以“文学”、“小说”的虚妄、浮躁的“东西”。这些“东西”显然都是精心策划和设计好的故事，不是危言耸听，简直是荒诞滑稽，成为一种时尚的、派遣无聊的闲暇读物。这种“东西”毫无文学价值可言。这种“东西”表达的主题思想不但不能改善读者的精神质量，反而给读者的精神世界带来消极的影响，甚至是戕害。正如殷谦所说：“我们时代的相当一部分的作家和作品，缺乏对崇高的敬畏和伟大的向往，缺乏信仰的热忱和人道的情怀，缺乏自由的梦想和高贵的气质，更缺乏令人欣悦的美和令人感动的善。总而言之，几乎构成伟大文学作品的重要条件和品质，他们都缺乏。缺乏的结果是当读到他们的作品时，最深刻的印象是虚假、空洞、乏味、无聊。他们的作品非但不能帮助你了解人生、认识生活，反而还制造假象引人堕落，使人变得无知和无耻。”殷谦说得很好。我们很难看到有当代作家创作的真正意义上的小说——有吗？没有。殷谦的《爱是寂寞撒的谎》的出版，标志着在当代作家的创作中出现了具有文学价值和社会功用的小说，是真正意义上的小说，是捍卫了传统文学而又发扬了潮流小说的具有文学价值的作品。

《爱是寂寞撒的谎》关注的是底层人的生活。殷谦很明白后现代文学的社会功用几乎已经丧失，纯粹演变成一种毫无价值的消极的消遣品。有这么一个但凡有点责任心的人都不愿看到的事实，那就是——谁的作品关注底层人，那么他的作品就没有市场，就不入流，就会脱离大部分读者。这对一个有社会责任感、有良知的作家来说是一件很悲哀的事。关注底层人的生存就是关注民族的生存，关注民族的生存才能使文学作品具有无上的价值和持久的生命力。没有任何小说可以凭空完成精神的高度。文学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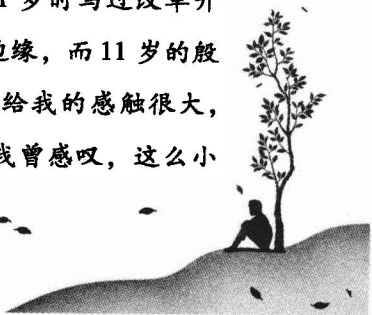
序·贾平凹

达到它的精神高度，就必须扎根于土壤、构建于现实、发源于民众，这样的文学才是有价值的文学。正如殷谦在其杂文《曹雪芹同情社会底层的小人物》中说的那样：“我们时代的作家和一些文学是可鄙的，他们把文学用于满足自己过上更舒适、更富有的生活的需要，基本上丧失了文学就是邪恶、不义、欺诈和奴役的信念。文学赋予作家的一个神圣使命便是——作家是穷人和底层人的辩护人和代言人。曹雪芹对处于社会底层的小人物一往情深，愿意与他们同甘共苦，甚至把他们的苦难当做自己的罪孽。还有什么比这个更让我们感到伟大的吗？而我们时代的作家似乎已经脱离了大地，脱离了群众，他们不关心苦难，不同情小人物，他们在文字、在金钱的教唆下游弋于肉体与欲望之间，以夸张粗野的极端主观的方式渲染着兽性和内心的黑暗，试图借此显示一种时髦而浅薄的姿态。”

殷谦是以“精神卫士”而为文学界所知的作家，据说他花了近一年的时间激烈抨击当前充斥娱乐圈的堕落风气。他的作为被很多人误以为是一种和作家毫不相干的八卦事业，其实不然。我曾认真地读过他的每一篇娱乐杂文、评论，每一篇都有很深刻的思想，每一篇都令人震撼。不认识他的人读殷谦的杂文、评论，很难明白他在说什么、讲什么、想做什么，正如他的小说，如果不仔细品读，很难感受到其中的妙处。

这里再赘述几句关于殷谦娱乐杂文的写作。大家都知道殷谦曾公开声明“批评娱乐圈并不是不要娱乐圈，而是为了要一个更好的娱乐圈”，他所写的娱乐杂文、评论在国内文学界和娱乐圈产生了极大影响。由此可见，殷谦不但在文学创作中提倡“精神清洁”，而且在娱乐圈也提倡“精神清洁”。

在评论这部小说之前，我有必要简单说一下殷谦其人，因为了解他的人并不多。这位70后作家，年仅9岁时就发表文章，11岁时写过改革开放以来第一篇反腐败小小说。当时的我正跋涉在文学的边缘，而11岁的殷谦已经有小说问世。当看了那篇《大肚皮的爸爸》时，给我的感触很大，小说的语言幽默诙谐，主题思想寓意尤其深远。那时候我曾感叹，这么小



爱是寂寞的谎
love is a lie by loneliness

的年龄确实不该是触及社会霉点的时候，而他却已经有了社会责任意识。这令很多先锋作家感到羞愧——小小的殷谦竟已通过他那稚嫩的笔发挥小说的社会功用性了！

殷谦20岁时就从事党报新闻记者的职业，据说曾因揭露社会的黑暗面而屡遭来自媒体内外的打击。终于，他还是承认他无法适应这个职业，因为他的性格无法让多数人满意，甚至他所在的媒体单位也对他忧心忡忡，觉得他不谙世故。从地方小媒体到中央大媒体，中国大大小小的媒体殷谦几乎都经历过，别的记者都是从“小记”到“大记”再到“名记”，越做越大；他却是从小媒体到大媒体、再从大媒体到小媒体的记者，越做越小，小到最终失去了记者这个职业。究其根源，还是因为他的秉直和正直导致他无法与媒体大环境相融。殷谦曾开玩笑说：“如果记者这个职业仅仅是一个饭碗，那我宁愿不要这个饭碗，我就是饿死也不当这个记者。”殷谦说这句话的时候笑得很灿烂，但是我认为他并不是开玩笑。

—— 4 1998年，21岁的殷谦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成为当时中国作协年龄最小的会员。也就是那一年，他又开始了文学创作，发表了大量的散文、随笔、诗歌、杂文和小说等。2002年是年仅25的殷谦转型的一年，他开始由记者转向编辑工作，最终因“责任心”曾几次将他逼到了“失业”的境地。

当然，殷谦也有负气的时候。2003年殷谦在西安曾受聘于一家近似于“风花雪月”的少年杂志。他一改往日的严肃态度，主编起少年朦胧情感的文学内容。殷谦视其为“幼小心灵的毒品”，没想到结果令他自己都咂舌——杂志发行量竟高达26万册！当时各地有不少家长投诉，杂志曾几度被电视报刊等众多媒体以不良读物曝光。真正有积极意义的好东西被排斥，没有多少价值和意义的东西却大受市场欢迎，这对殷谦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讽刺。离开西安后，就连他的亲人都不知道他到哪里了、在做什么。

自2006年开始，殷谦把目光投向网络，开了自己的博客。殷谦说：

“从网络来看，大部分人比较喜欢看娱乐方面的资讯，那么我就以关注娱乐为名，行批评社会万象之实。”殷谦就这么做了，并且一年内不断发表犀利激昂的文字，希望能以笔为旗，将沉沦在物欲中的大地唤醒，呼唤人们树立起清洁健康的精神旗帜，建立属于自己的真正的信仰。尤其是在当今作家纷纷下海，文学日渐市场化、商品化、功利化的时代，殷谦在很多读者心目中越来越像一个理想主义者，成为那些穷酸文人的“精神支柱”。很多老作家都认为，他是一个生错了时代的“精神卫士”。在市场经济的魔力操纵下，原本已经转化为商业的中国文化再一次降下了精神的旗帜，脱光了身子争先恐后地扑向商品经济的大潮中。

在新一轮商品经济大潮全方位的冲击下，原本已迅速向商业转化的中国文化进一步贴向市场。严肃的文学刊物纷纷掉头转向，群起而跟风，文学作品的质量与日俱下。用殷谦的话来说就是：“文学不再清洁，严肃期刊和出版社大都成了市场的奴隶，摇身一变成为市场的‘二奶’，被当今社会崛起的书商所包养，编辑放弃原则，作家签约卖身，最后一些发誓要坚守纯文学阵地的作家也经不起市场的诱惑而倾倒，放弃了原有的价值取向和文学艺术追求。”

目前的殷谦是一个地道的精神流浪者，靠着每日熬夜来为一些杂文期刊或为一些报纸副刊写批评性的文字来换取微薄的稿酬，却入不敷出。他戏称自己是“精神王老五”。在其出版的杂文集《中国文坛的那些事儿》中，他将自己誉为“文坛检察官”。殷谦如是说：“我们这个时代病了，而且病得不轻；随之而来的是这个时代的文学也病了，而且病入膏肓。时代与文学的病象依然如故，我的这些微弱的文字并不能改变什么。那么作为文坛个体，我有批评的自由，我有质疑的自由，以及将内心的话说出来的自由。如树立我们个人的精神一样，拥有精神财富的人必然是一个优秀的人，那么我们所在的这个社会呢？要想进入一个文明的社会，我以为就必须养成在批评中成长的习惯，人与社会亦然，都要学会在批评中慢慢长大，逐步走向成熟。所以，文明的社会必然是一个鼓励并培养批评精神和



怀疑精神的社会。我们常说，优秀的人有极高的素养，甚至是虚怀若谷，他们都有一个能包容一切的胸怀，所以说，一个社会倘若对批评的宽容度和宽容度愈大，那么这个社会的文明度也就愈高。”说到这里，我想不用再赘述殷谦其人了。我唯一寄望的是殷谦这样的年轻作家，他所拥有纯真的热情和理想，如果都像他这样坚持，那么中国的文学还是有希望的。

还是来看看他的作品吧，我来浅谈一下对这部名曰《爱是寂寞撒的谎》的小说的看法，希望能为读者在阅读时提供一些参考。

殷谦这部小说有厚重的乡土气息，在我看来无论从人物塑造还是主题思想的表达上都很成功，都有积极的意义。这部小说以主人公幸海与四个女人的爱情纠纷为主线，将上世纪70代末80年代初那个时候人们的生活景况逼真地呈现在我们面前。小说还是以叙写情感为主的，虽然现今写情感的小说层出不穷，但真正具有文学价值的情感小说却少之又少，能与这部小说相媲美的情感小说更是寡二少双，因为现在畅销的都市情感小说根本就不能称之为文学。如上所述，那些大都是没有生活的根基，凭空想象的爱情神话，根本经不起理性的推敲。

在《爱是寂寞撒的谎》这部小说中，我们能看到爱情的本来面目，能理解什么叫做真正的爱情，甚至能感受或体会到小说人物所承受的痛苦和快乐，能触摸到他们跳动的脉搏，聆听到他们真正的心声。幸海从小就生活在贫穷的家庭，年少的他从小到大都备受贫穷的煎熬，忍受着贫穷带给他的心理创伤。他自认为自己的尊严在贫穷中渐渐消退，直到一点一点丧失，所以当他在数次相亲而无果的时候，才“握紧拳头”骂出“他妈的，又是家庭”这样的话来。幼年时奶奶给他留下的一本书触动了他的好奇心，而这种好奇心迫使他不断地寻求尝试。当他第一次真正的爱情破灭后，他变成了“少女杀手”，甚至结婚后还拈花惹草、风流成性。幸海在性这方面贪得无厌甚至到了可怕的地步。芬兰在堕掉孩子的时候问他：你真的愿意和我结婚吗？你不说，可是我早就感觉出来你对我不满意。幸海这时候所想的不是如何照顾她，让她养好身体，而是很快就想到了性，于

序 · 贾平凹

是用坚定的眼神告诉她：芬兰，我是容易对漂亮女孩子动心，可是我绝对不会做出对不住你的事，那样我也会看不起自己的。到了家里，不顾医生的警告，又小心翼翼地融进她的身体里……幸海为了性，也许可以不顾妻子，不管孩子，不要家庭。

这部小说同样成功地塑造了几位女性，她们的爱欲比男性更强烈，但凡被幸海“勾搭上”的女性都对他非常投入和专一。在幸海眼里，男人可以同时爱上几个女人，而女人却不能同时爱几个男人。当他从婚姻和爱情的泥潭里走出来的时候，才意识到家庭的可贵。

这部小说最大的特色就在于语言朴实，人物心理描写逼真。我们不能将作家对人性的探索理解为消极的行为。除了对人性的理解，作家对于人性的表现还是一个情感能力的问题。这部小说就是以真实的人性来揭露人的本能，以及被人经常隐藏在心底而不愿公开的隐秘。殷谦的小说在讲故事的同时，也让人能通过故事来辨别是非，辨别美丑，通过真实的描写来让人知道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哪些是该坚持的，哪些是该放弃的。这就是文学的精神。文学是让人类肯定自己而不是鄙弃自己，是让人们喜欢这个世界而不是厌恶这个世界，是对于恶的超度而不是对于恶的放松，是让人们看到光明而不是营造黑暗，是对人性的抚慰而不是对人性的砍伐，是为了创造美好的精神家园，而不是创造人性的地狱。时代在糜烂，文学理应拯救沉沦的人性，而不是助其膨胀，使其更加糜烂。这些，殷谦在这部作品中都做到了。

《爱是寂寞撒的谎》以其扎根于土壤，基于现实而魅力大现。在后现代文学堕落的情况下，很多小说丧失了传统文学的基本素养，凌空蹈虚的小说越来越多，对现实的关注越来越少。而这部小说，是为数不多的经典的现实主义文学作品，因为它距离真正的疾苦和真实的民生很近。在当下，欲望化写作占据了整个文坛，文学价值逐渐丧失，人道主义的缺失是当今社会人们的尊严沦丧所导致的。殷谦曾经批评过一件为狗搭灵堂追悼狗的事情，他认为当今社会到了“狗道大于人道”的地步，这无疑是可怕



的。人道主义的缺失对于文学的生存状况而言更是可怕的。如果大家都不需要健康了，而习惯于或追求这种扭曲的精神，习惯于或追求这种物质享乐，那么文学便丧失了其存在的价值。人心是最可怕的东西，法律可以制裁犯罪，但是法律挽救不了人心。如果没有健康的文学，没有健康的文化来构建一个有序的精神世界，人类还能和谐吗？所以，越是物欲横流，越是需要文学的力量。我想，这些都不用多说了，看完这部小说自然就会明白。

在这样的一个文学环境，我想殷谦是孤独的。有人说他的思想过于偏激，可我认为，这些所谓偏激的思想，正是这个时代所需要的。殷谦在向世俗挑战，在寻找他的精神价值，尽管他的作品暂时未被当今一些消极心理的读者所认可，但我可以这么说，殷谦将来一定会在文学史上留下自己的影子。

是为序。

2009年7月18日写于西安

次日修改于西安

一年几度惆怅，春花忧伤，秋木悲怆，念伊年年自难忘。
二月苹风催人人慌惘，
三次陌上相逢无语却是雨茫茫。
四处淄城路上，骑车前往，唯心舒爽，此情绵绵亦夭殇。
五月莺歌燕舞舞自狂，
六登泰山孑然一身心里空荡荡。
七处数点星光，北斗凝望，一人思量，寻伊每每敢不想。
八月夏也疯长，树簇愆阳，流水决浪，问君夜夜泪几行？
九九雁归来，月圆可惜人不圆，奈何愁断肠。
十里街外空旷，路人匆忙，不见行囊，何人日日透心凉？



与同龄的哥们儿相比，幸海懂事应该算是比较早的。这都是因为他奶奶留下来的那本书。幸海没有见过奶奶，很早就去世的奶奶连张相片都没有留下，却留下了被他看做是充满魔力的一本书。幸海就因为这本书早早地开窍了。这本在他看来无比神奇的书，激发了他对女性的幻想和渴望。以致后来，由于痴迷书中的那些神奇的文字和图画，使他鬼使神差地接触了好多好多的女孩，发生了许多不该发生的故事。

他渴望爱情，感激爱情，但也常常为情所困、为爱所伤。这种爱和被爱的伤痛，让他痛苦、不安、迷离……

1

幸海的奶奶是解放初期接受过严格培训的接生婆。奶奶过世的时候，那本书却完好无损地保留了下来，就放在炕头红漆柜中的一只桃木匣里。黑色的桃木匣里还有两副白银镯子、两只别致的小铜铃铛，还有一小块儿冰块模样的东西，是他没见过的，澄莹晶亮，玲珑剔透，轻轻地舔一下，舌尖儿便滋生出一丝酸酸涩涩的液体。后来他才知道那叫明矾。这三件东西一直被他视为宝贝，他得空儿就要打开小木匣检查一下它们。

龙头村的老村长是个文化人，年轻时就死了媳妇，一直到老也没再续过妻室。老村长家距离幸海家不远，幸海是他看着长大的。老村长膝下无子，就特别喜欢幸海。幸海四五岁的时候就天天被老村长带着玩耍。幸海骑过老村长的脖子，也揪过老村长的胡子，还要过老村长的那副长长的旱烟管儿。

每到闲下来的时候，村里的人都会坐在院门口，远远地就能看到常常驼着背的老村长，一只手背在后面，一只手拉着幸海去村里的那棵特别显眼的老槐树下。老村长和小幸海蹲在树下，拿着块石子在地上写着、画



着，教幸海识字。偶尔，老村长也会茫然地望着山头，举着旱烟管儿吧嗒吧嗒地抽烟，眼神里满是期望。

“海子，你知道磨坊的‘磨’字咋写吗？来，大伯教你。”老村长笑眯眯地说。幸海就蹲在老村长身旁，认真地听。老村长用烟管儿一边画一边说：“一点一横长，一撇到南阳。南阳两棵树，种在石头上。”

“大伯，这就是个‘磨’字吗？”幸海眨巴着眼睛问。

老村长捋着山羊胡子，点点头说：“是个‘磨’字。你要默记好我给你的这个口诀，这个‘磨’字你就会写了。”幸海听话地点了点头。一会儿自己又口中念着，在地上画着。

“大伯，你能写你的名字吗？”幸海睁着一双好奇的眼睛看着老村长。

老村长笑笑说：“会啊。一个人要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那就不是人了！”

幸海又问老村长：“大伯，俺爹俺娘都不会写自己的名字，他们就不是人了吗？”

老村长听幸海这一问，好像被什么东西呛住了，咋咋地咳个不停，半天才缓过来，拿长烟管儿捣着幸海说：“你爹你娘也算是人？在这山洼洼里活着的都不算人，你看——”老村长抬手指着远方的山头说，“翻过那座山，在那里活着也就活出个人样儿了。”幸海顺着老村长的手指望去，似懂非懂地看了一眼老村长。

“大伯，那你会写自己的名字吗？”幸海张大嘴巴瞅着老村长。

“我姓金，名蓼，就教你写这个‘金’字吧。”说着，老村长又在地上画着说，“一个人，他姓王，口袋里装了两个糖。”老村长又含着烟嘴儿笑着说，“这沟里也就我算是个人了，识两个字。你要想是个人，就得好好念书识字，不然你就和你爹你娘一样，在沟里、旱田里刨土吃。”幸海只顾低头画着，没理会老村长。

老村长望着幸海说：“看，这个字就这么写。口诀你要背会，这个字不难写；可这个‘蓼’字就难写了，这是个生僻字，学了也没啥用。”说着又在地上画着念道，“残月对残花，雁字共斜风……算了，这个你不懂，

太复杂了。”

“大伯，你不是姓金吗？怎么又姓王了？”幸海一脸疑惑地问。

老村长笑道：“那个姓王的口袋里不是还有两个糖吗？”说完，又在地上写了一遍。

“大伯，我要吃糖，我要吃糖嘛！”幸海哭叫着，拉起老村长就走。

“你个鬼崽子，成天价就想吃糖。”说着抱起幸海去小卖部，花了一角钱买了七块糖，给了幸海两个。

“高兴了吧？”老村长看幸海把糖送进嘴里，问道。

“高兴。”幸海手舞足蹈地说。

“那你知道这个‘高’字怎么写吗？来，大伯教你。”说着又拉着幸海蹲在地上画着，“一点一横长，口字在中央，大口张着嘴，小口里面藏。”

老村长见幸海有些心不在焉，两眼只盯着他手中的糖，于是，就把剩余的糖装进口袋里说：“海子，回去吧，明天还来学字，学会了给你糖吃。”

回到家，幸海就把老村长教的口诀背给大人听，并在地上写了两个字，把幸海爹和幸海娘惊得说不出话来。老两口一辈子不认得一个字，没想到这么点儿的娃娃竟会写字了，心里自然无比高兴。

“大伯还说你们不认得字，就不算个人，说这沟里就他一个算个人，还说翻过沟外头那座山才能活得像个人。”幸海对爹娘学着老村长的话。幸海爹皱着眉头不说话，幸海娘一边盛着饭，一边唠叨说：“他也算个人？不就当过两年村长吗？穷得裤子都提不起来，他算个啥人哩！”幸海望着娘，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

上小学二年级的幸海已经识得几个字。

有一次，幸海无意中翻开了那本已经微微发黄的书。那本书虽然纸质粗劣，但可贵的是图文并茂。他第一次知道了小孩并不是大人们背着粪筐从湾儿里捡来的，也不是从什么墙缝里面蹦出来的，而是从女人的肚子里生出来的。而且，他还晓得了接生孩子时要备下剪刀，家里常用的那种就行，用的时候点着烧酒，在上面烤一烤就算是消了毒；他还知道了生孩子



前，产妇一定要洗澡，如果没条件洗全身，至少要把下面洗一洗；如果下面也没来得及洗，接生的人就要帮她清洗。他端起书仔细地看，看到图上画着一个产妇平躺在床上……那上面有种种胎位的图示，以及帮助取出婴儿的方法。

从那儿以后，再听到大人们说小孩是从湾儿里捡来的或是从墙缝里蹦出来的昏话，幸海就会气呼呼地大声驳斥，大人们用很异样的眼光看着他，说他人小鬼大。

为了强烈证明自己对此事的一清二楚，他就将书上看到的東西，用从教室里偷来的粉笔，清清楚楚地画到家门外那块村长专门用来写最高指示的黑板上。幸海从小就有绘画的天赋，画得颇为传神，因此那里就聚集了比平时更多的人，他们嘻嘻哈哈，指指点点。后来村长见人人都散尽了，便急赤白脸地走上前去，挥起袖子迅速抹掉，抹掉后还不放心地东张西望了一会儿，然后才“鬼鬼祟祟”地跑回家。

6 村民们总是睡得很晚，特别是夏天，吃过晚饭，大人们搬一张椅子或一条板凳往院子里一放，躺着乘凉聊天，扯南山侃北海，什么七仙女下凡、牛郎织女相会，什么梁山伯与祝英台、穆桂英挂帅，什么八月初一天门开、天狗吃月亮等，幸海都听得津津有味。

再后来，幸海怕画上去的时候被人发现，就专门趁人们吃晚饭的时候，又迅速地画上，第二天这里便又聚集了很多入，依旧对着那幅画没完没了地说说笑笑。村长为此颇为紧张，以为是有人别有用心。

最先发现的是幸海他爹。幸海前脚画上，爹后脚就抹掉。幸海还要再画，没想到爹大为恼火，骂道：“屁大点儿人，就不知道学点儿好，再画就剁了你的小爪子！”骂完仍不罢休，气咻咻地抬脚把幸海垫脚的小板凳踢倒。幸海哪里见过爹发过如此大的火，又惊又恐，撇下手里的粉笔头，双手捂着生疼的屁股，一溜烟就跑了。

从那以后，幸海也不敢再四处乱画，不过心里笼罩着的那种神秘和疑惑，犹如弥漫在他身上的奶味儿，始终挥之不去。

幸海小小年纪，却是染坊的常客——一个“好色”之徒。